

魯 迅

---

LU XUN

---

代 表 作

(豫)新登字01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鲁迅代表作  
刘家鸣 编 责任编辑 曲 哲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25 插页1 字数627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92

---

ISBN7-215-01505-X / I · 136

定价16.00元

# 前 言

## (一)

当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时，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上海民众敬献的白底黑字锦旗，上写三个大字：民族魂。

鲁迅确实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人格与革命精神。他毕生致力于刻画现代国人的魂灵，探讨改造与革新国民精神的道路和方法，为着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而奋斗终生。

鲁迅诞生并活动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大转折、民族文化大震动的时代。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周姓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原名树人，字豫才。这时，鸦片战争时帝国舰队的炮声已响过四十一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烈火被熄灭了十七年。列强猖狂入侵，清朝极端腐败，人民挣扎于啼饥号寒之中。在祖国与家庭都趋向衰败的境况中，鲁迅度过童年。长辈讲述的民间故事传说，偶而看到的地方戏曲表演，滋养着他幼小的心灵。间或到农村去同农民孩子无拘束的相处，使他感到欢乐和人情的温暖；同时他也看到农民“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鲁迅五岁开始读书。私塾里死读硬背经书的刻板学习使他厌倦，却热衷于阅读野史小说杂书。绘画的《山海经》给他增添了少年的幻想，而《二十四孝图》里“郭巨埋儿”、“老莱娱亲”的画面却使他萌

发了对封建孝道的疑惑与憎恶。

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不久，父亲周伯宜又卧病不起。此后，官府的勒索和庸医的诊资与药费，逼使周家变卖田产而迅速破落。这期间亲戚族人的冷眼与流言，使少年鲁迅“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一八九八年春，鲁迅离家到南京求学，决心不走科举应试或当幕友或经商的老路。在南京求学的四年里，他从江南水师学堂转到路矿学堂，学习到一般的自然科学知识，在课外浏览当时维新派的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读物。他诵读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深受影响。那几年，戊戌维新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青年鲁迅联系“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痛感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险，激发了他爱国救亡的豪情壮志。

一九〇二年，鲁迅在路矿学堂毕业，被派往日本留学。他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和基础课，同时积极参与留学生中反清的民族革命活动。不久，他就以剪掉辫子表示革命的决心，并在寄赠许寿裳的断发照片上题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里表达了青年鲁迅伤时忧国的赤子之心和报效中华民族的献身精神。鲁迅还时常同友人讨论：“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样三个问题，探讨振兴国民精神的正确途径。一九〇四年秋，鲁迅到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在课余则广泛阅读文学和哲学书籍，沉思民族解放问题。后来他观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受到刺激，深感学医只能治疗身体疾病，而救治国民精神的愚弱麻木更是当务之急。他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一九〇六年春，鲁迅弃医从文回到东京。他努力筹办文学杂志《新生》，没有成功。后来他写作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指摘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流弊，批判封建专制及思想统治，宣扬个性解放，主张唤醒民众的觉悟。他赞扬浪漫派诗人反对专制压迫、追求社会进步的抗争精神，鼓吹以文艺来启发和激励民众奋起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当时的革命派，正热衷于组织武装暴动和暗杀活动以开展政治革命，鲁迅却注重和强调思想革命，要用文艺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促进革命，这一观点真是难能可贵。

一九〇九年夏，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和绍兴两地的学校任教。他在课余时间从事古典小说的辑录和研究。辛亥革命的枪声结束了清皇朝的统治，鲁迅兴奋地参与了绍兴光复的工作。但他很快就觉得革命并未成功，共和的五色旗下“内骨子是依旧的”。一九一二年春，他应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不久就随机关迁往北京。那时，鲁迅身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下，眼看劳动群众依然挣扎于军阀混战中，无奈只得以校勘古籍，辑录古小说逸文来打发岁月。他默默地广泛浏览野史笔记，研究佛经与金石拓片，反思着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对历史与现状、对传统的思想文化作深入的思考后，越发感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树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倡导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在一九一七年初提倡白话文，引发文学革命的浪潮；同年冬季又传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这些都使鲁迅受到鼓舞，使他重新执笔创作，站到新文化运动的前列。一九一八年春，他发表了《狂人日记》，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思想道德的“吃人”实质，突出地体现了五四时代彻底地不妥

协地反封建精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性杰作。一九二一年底陆续发表的《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典型。在这个显示着“现代国人的魂灵”的阿Q形象里，作家“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并寄寓着对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对辛亥革命教训的反思，表明了作家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索。一九二三年，小说集《呐喊》出版。

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参与《新青年》的编辑，还创作发表了不少杂感，以泼辣生动的文笔，批评时政，揭露社会黑暗。从一九二〇年秋起，他还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或文学理论，培养和扶植文学青年。

新文化运动转向低潮，队伍分化，鲁迅虽有“荷戟独彷徨”的感慨，依然奋战不息。小说集《彷徨》继续抨击封建礼教道德与黑暗势力，同时深入评析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并显示着作家的自我解剖精神。一九二五年前后，鲁迅经历了复杂的思想斗争，这充分反映在散文诗集《野草》中。这二十三篇散文诗，既有揭露黑暗统治、批判世态陋习的作品，也有剖露自我心灵世界的矛盾冲突、表现探索人生新路的韧性精神的诗篇。作品构思奇特，表现新颖，感情浓郁，意蕴深沉，富有象征主义特色。

这时期，鲁迅奋战在文化领域中，参加了语丝社，还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带领文学青年向旧社会进击。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一九二六年段祺瑞政府镇压人民的“三·一八惨案”，鲁迅都站在爱国学生一边，用犀利的杂文揭露批判北洋军阀及其帮凶，痛悼死难者，号召“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要进行“别种方法的战斗”。

一九二六年夏，鲁迅为着避开北洋军阀的迫害，也由于南方革命高涨的吸引，以及个人爱情生活的原因，同许广平到南方

去。八月，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在北伐军挺进北方得胜之际，他编成杂文集《坟》，解剖自己，“埋藏”过去，酝酿着思想的飞跃。

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广州当时被称为革命策源地，而鲁迅却从现实生活中看到这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预感和担心它会变成“反革命的策源地”。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政变，背叛革命；广州反动派也在“四·一五”举起屠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职。他蛰居白云楼上，继续写作，九月同许广平乘船离穗。他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训，使鲁迅的思想转向无产阶级革命一边。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同许广平到达上海，从此定居下来。次年，由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鲁迅自觉地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到崭新的思想武装，使他在黑暗中看到黎明，于血腥里看到希望，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一九二九年，鲁迅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书。他说这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为了推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猖狂入侵，中华民族危机深重，蒋介石政府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残暴镇压革命，杀人的网张满了全国。在这血雨腥风的黑暗年代，鲁迅屹立在斗争的前线，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命运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结合。他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带领革命作家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各种文学思潮流派，揭穿“民族主义

文学”的反动本质，剖析“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学思想，批判文学超阶级的谬论。同时，他也批评革命文学阵营里左倾的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指出革命文艺“目的都在工农大众”，要能够“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

鲁迅还参与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革命团体，同宋庆龄等领袖人物并肩向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鲁迅。一九三一年“左联”五作家被捕牺牲，一九三三年杨杏佛被暗杀。在这“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恐怖年月，鲁迅无畏地宣称：“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鲁迅的晚年，就拿着那支“金不换”毛笔写了九本杂文集，在反击“文化围剿”中成为文化革命的伟人。他的杂文猛烈抨击日寇的侵略罪恶，揭露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阴谋，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党首脑人物及其鹰犬。他的杂文广泛地批判世道人心，指摘时弊陋习，摄下众多的“社会相”，深入剖析国民劣根性及其历史文化根源，揭示疗治和革新民族精神的正确途径。一九三六年初出版的《故事新编》，于古代传说故事中翻创新意，表现了鲁迅对历史思想文化的清理与反思，在古今杂糅的艺术表现里突出对现实的批判性，通过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赞扬了中华民族刚强不屈的精神品格。

鲁迅的晚年，依然热心培育文艺新苗。他为青年作者看稿改文，题辞作序，著文评介，帮助出版，努力扩充文艺队伍。同时，他热忱倡导版画，开设木刻讲习班，办展览，出画册，指导青年作者的木刻创作，是中国现代版画运动的伟大导师。

鲁迅在晚年同共产党的联系更加密切。他相信“工农武装割据”必定胜利。他保护瞿秋白在家避难，共同写杂文，缔结了深



厚友谊。他多次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冒险为方志敏保存重要信件与文章手稿。当红军东渡黄河抗日时，鲁迅辗转发电祝贺：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他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明确表示“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献身于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的斗争事业。

一九三六年夏秋，鲁迅病情逐渐加重，仍然坚持写作与编译工作。他说：“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他抱病编校了瞿秋白遗文《海上述林》两卷，写了三十多篇杂文。临终前几天，他带病参观了“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同青年作者座谈。去世的前一天他还执笔作文。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早晨，鲁迅因病与世长辞。噩耗传出，全国震悼。上海成千上万的群众奔赴殡仪馆瞻仰遗容。中共中央发来唁电和文告，高度评价鲁迅是最伟大的文学家，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在十月二十二日的送葬行列里，数万群众唱着悼歌，赞颂鲁迅“是我们民族的灵魂”，高呼“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

鲁迅一生创作了一千多篇作品，有小说集三本，散文诗集一本，散文一本，杂文集十七本，以及学术著作四本。他翻译了外国近百位作家的论著和作品，编成三十三种集子。他还辑录校勘古籍十八种百余万字。他的作品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国。鲁迅给中国和人类留下丰富而珍贵的精神遗产。

鲁迅享誉世界，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

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 （二）

鲁迅的小说，开创了中国小说历史的新纪元。

《狂人日记》这篇“前无古人的艺术作品”，使人感到“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茅盾语），在五四时代震撼了读者的心灵。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第一座丰碑。

鲁迅说过，写小说是抱着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人们，“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把小说作为改造人生、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首先着眼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进行思想启蒙。他用小说向昏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呐喊，唤醒他们奋起战斗，从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

鲁迅小说的批判锋芒，指向整个旧中国黑暗社会，是对封建社会现实的根本否定。《狂人日记》可以说是鲁迅小说创作的思想总纲。作家假借狂人的胡言谵语，深刻揭露整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谴责封建伦理道德是掩饰吃人罪恶的外衣。他的小说表明，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一挂张开着的吃人的大网，从统治中心的首都到僻远的乡村市镇，无数勤劳善良的人都被吃掉了：夏瑜被砍杀，孔乙己默默倒毙，阿Q遭枪决，陈士成落水身故，祥林嫂冻饿而死，顺姑痲病夭亡，魏连受吐血离世，子君含恨归阴。这些人物的惊心动魄的悲剧，强烈地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说明这

样的吃人社会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旧制度旧思想必须彻底变革、摧毁！

鲁迅小说揭露封建社会吃人，揭示旧中国是安排人肉筵宴的厨房，并非一般地去描写劳动民众所遭受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是着重于刻画封建专制统治及礼教道德对于被压迫群众的深入骨髓的思想腐蚀与毒害。他们在封建思想文化桎梏下，心灵麻木，愚昧无知，守旧冷漠。皇权统治观念支配了华老栓和七斤的思想；封建礼教和迷信风习箍紧了祥林嫂的灵魂；等级观念和未庄旧意识助长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纲常伦理的阴影和奴性的魔障扼杀了爱姑的叛逆性格。劳动民众的身心毕生遭受戕害，哀哀无告，甚至不觉得精神的痛苦。黑暗生活的重压使闰土“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阿Q被衙役穿上刑衣、反缚两手，才觉到要被杀头，急得两眼发黑“似乎发昏了”，却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完全没意识到被诬杀的痛苦。这些劳动群众身处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本应迫切需要革命，而他们却思想麻木不觉悟又难于奋起革命，甚至还抵制和反对已经来到身边的革命。这正是封建思想文化长期侵蚀造成的奴隶根性。鲁迅善于洞察和透视下层人民不易被人看到的精神痛苦，刻意表现他们在黑暗社会里悲苦无告、孤寂无助和心灵上无法摆脱的压抑感，显示着封建传统思想压迫的严酷与深重，体现出强烈的反封建的时代精神。

鲁迅小说的反封建的深刻性还在于，它从广阔的社会层面上揭示封建思想文化对人民群众精神戕害的普遍性。通过人物形象塑造，表明封建礼教道德渗透到不同阶层人物身上，尤其是平民百姓的灵魂深处。他们本能地遵奉和恪守封建礼法教条，不自觉地参与对叛逆者和小人物的迫害。鲁镇上嘲弄孔乙己的酒客和闲

话祥林嫂不幸的平民，县城里围观夏瑜受刑和跟着阿Q的刑车看热闹的闲人，吉光屯里合谋禁锢“疯子”的方头、阔亭之流，还有冷眼蔑视涓生和子君爱情活动的庸众，全都把主人公的悲剧遭际当作无聊生活中的赏心乐事。正如鲁迅所说：“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热风·暴君的臣民》）于是，孔乙己、祥林嫂、魏连殳、子君等人，就在闲人庸众组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和弥漫着封建思想氛围的社会环境中孤寂地死去。封建思想文化造就无数庸众，庸众又反过来维护封建统治与封建意识，以流言闲话与冷漠眼神挤杀不幸的小人物和叛逆者。这些闲人庸众也就成为封建专制统治得以延续的社会基础。正是通过这些无名的普通的看客闲人形象的塑造，鲁迅把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扩展到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批判，把改造国民劣根性同彻底变革整个社会结构相结合，把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同追求人民群众的精神解放结合起来。

鲁迅小说的思想批判锋芒，还指向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及其个性解放思想。阿Q被革命政权诬杀，皇帝坐龙庭的复辟“风波”，都说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彻底、妥协退让以至失败。这个革命仅仅只是革掉百姓头上的一根辫子，在民国的五色旗下北洋军阀仍然保持着封建专制的独裁统治。人民群众并没有获得实际利益，尤其是没有解决农民大众的根本问题。《药》和《阿Q正传》里所描写的革命者同群众的冷漠关系，平民百姓对革命风暴的冷淡消极的心理反应，生动地表明：革命脱离了群众，群众也脱离了革命。《风波》、《故乡》、《离婚》里所表现的革命后社会生活的停滞倒退，封建统治的稳固，旧的礼教和伦理道德以及等级观念依然牢固地主宰民众的心灵等，这一切都有力

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悲剧性，说明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没有拯救人民，也没有使民族摆脱危机困境。

在封建势力和传统思想盘踞肆虐的旧中国，群众固然难于觉醒，就连觉醒的知识分子也迭遭变故。吕纬甫、魏连受、涓生等新型知识分子，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激进的新人。他们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同家长制宗法观念、封建伦理道德相对抗，有人生理想，也有勇敢的叛逆行为。然而，封建势力和传统思想风习的重压，碾碎了他们的理想与希望，黑暗的社会环境逼迫他们后退倒转，甚至吞噬了他们。作家深入地描写了他们思想性格中的矛盾，敏感而脆弱，叛逆而儒怯，在人生路途上遇到挫折就灰心丧气，缺乏坚韧的反抗意志。他们各自的人生悲剧表明，在神州大地上还没有生根的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自由民主思想，无法对抗根系深长的封建思想文化，难以战胜封建专制势力。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离开社会的解放，仅仅追求个人的个性解放，就显得单薄与苍白，甚至造成个人幸福与爱情的破灭。魏连受一生孤傲玩世自戕的悲剧，既控诉了旧社会的世道冷酷，也严格解剖了知识分子思想性格上的弱点和弊病。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性格与文化心理的深刻剖析，鲁迅揭示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个性解放思想不可能指引知识分子作持久的奋斗，知识分子需要先进的思想武装，探索人生新路，那就是同工农大众相结合、争取整个社会解放之路。

马克思说过：“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鲁迅的小说画出一幅幅普通人民被摧残毁灭的惊心动魄的黑暗社会生活图像，揭示了民众精神上惯见而

冥顽的痼疾，灵魂麻木愚昧的国民劣根性，揭发了封建传统思想文化对群众沦肌浹髓的影响，说明了彻底变革社会制度的迫切性和思想革命的艰巨性。小说的总体形象是在宣判着旧社会的必然崩溃和预示着新世界的必然到来。

鲁迅小说的思想启蒙的深刻性在于，它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启蒙主义，富有鲜明的二十世纪初叶的时代色彩和阶级内涵。西方的启蒙主义者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愚昧，鼓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倡导自由平等博爱，要建立共和民主制。鲁迅的小说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批判以个人为本位的脱离社会解放的个性解放思想，注重和关切劳动群众的生活命运，探索着比辛亥革命更为深入彻底的革命道路，这是同二十世纪初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潮流相呼应的。他的小说思想倾向，显示出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

鲁迅的小说在五四时代一出现，就表明作家思想上艺术上的成熟。他是把变革人生和艺术追求相统一，把社会理想与艺术使命融为一体的。因为鲁迅洞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着深刻的思考与独特的发现，也由于他曾经翻译和研究过许多外国小说，又系统地深入钻研和总结了古典小说的创作经验与规律，而且他还有创作文言小说的实践，这些因素使他创作《呐喊》、《彷徨》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远比同时代的作家站得更高。他的小说富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并对现代小说创作做出了伟大贡献：

第一，取材于病态社会的平凡生活，描绘社会的世态民情。

鲁迅小说展现了中国历史转折期这一整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他所写的多是旧社会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生老病死，婚丧节庆，迷信习俗，全都纳入笔底。咸亨酒店里顾客的笑谈，单四嫂子抱儿子看病，一对老友在酒楼上邂逅相逢，

假道学的四铭买肥皂引起家庭风波，全是些平平淡淡的凡人琐事，毫无传奇色彩，然而一经鲁迅的艺术加工，便显示出旧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揭露出世态人情的内在本质。鲁迅善于从平凡生活里开掘出不平凡的社会思想内容，借生活小插曲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历史风云变化。

鲁迅的艺术注意力，着重放在平民小人物的几乎无事的悲剧上，表现他们无法摆脱的悲惨遭遇。无论是勤劳朴实的农民与妇女，还是觉醒的叛逆者，全都在表面上似乎没有风暴的窒息沉滞的黑暗生活里，悄没声息地被扭曲了性格，腐蚀了灵魂，毁灭了生命。作家把这些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放置在有鲜明特色的浙东乡镇或故都的社会民俗环境里展开。在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民俗文化氛围里，表现他们的悲惨身世与精神痛苦，深入挖掘出社会关系的真相，剖析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具有深广的历史感，从而在形象的深处显示出对旧制度旧传统的根本否定，并呼唤着对旧社会的彻底变革。

第二，把刻画性格作为艺术表现的中心，深入剖露人物的心灵世界。

鲁迅突破古典小说注重故事情节的艺术传统，把小说艺术表现的中心转移到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着力表现人的精神，开掘人的心灵，是鲁迅小说艺术的根本特征。他使小说的艺术构思，无论是人物的设置或情节的变动与结构的安排，都服从于刻画性格的需要。随着生活场面的展开，人物关系的揭示，细节的描绘，人物性格就被多方面地展现出来。他的小说里有的甚至没有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只是在两三个生活场景的描写中就展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鲁迅的小说善于描写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关系，揭示

人物性格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入挖掘人物性格变动的复杂因缘。构成阿Q和祥林嫂悲剧的未庄和鲁镇，恰恰是培养与造就他们思想性格的地方。僻远的寒石山村和迷信的吉光屯，对比衬托着魏连受与“疯子”的叛逆个性；而北京故都的文化环境却促成了子君的悲剧个性与方玄绰的性格。正是在刻画人物性格的变化过程中，强化了小说艺术的社会与历史的批判力量。

鲁迅小说刻画人物性格的突出成就，在于深入剖露人物的灵魂，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作家善于透视和展现不同阶层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或是通过人物的日记、自叙，自我剖白式直接表露内心世界；或是借助对话和动作描写透露人物内心活动；或是由作家略加剖析，点明人物心境的变化。作家交错地运用多种艺术手段，精细地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的隐秘，富有特定的时代印记和民族文化心理特征。鲁迅的艺术目光善于透视人物内心深层的复杂活动，显微镜似的映照出人物内心深处的灵魂锈斑与细微颤动。无论是阿Q在土谷祠里梦想革命的幻觉，爱姑在慰老爷厅中突发的心理急变，还是高干亭偷看女学生的畸形心态，四铭潜意识里淫邪欲念，都被作家精细深入地袒露和揭示出来，也就突出了人物性格，“穿掘着灵魂的深处”。

鲁迅小说里对不同阶层人物的心理描写，有着不同的特色：对于被压迫的劳动者，作家更多的是披露和叙写他们的心灵在觉醒前的麻木混沌；而对新式知识者，则着力于袒露和剖析他们心灵世界里复杂矛盾与艰难的挣扎。作家深入开掘人物内心深层的活动与变化，像在拷问和勘察人物的灵魂，不仅能够突出地雕塑人物性格，而且也折射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揭示了封建传统思想文化在不同阶层人物的灵魂深处的渗透与沉淀。这样的心



理刻画必然包含着强烈的反封建的时代特色。

第三，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博采多姿，不拘一格，勇于创造。

鲁迅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既不是沿袭古典小说的旧框架，也不是生硬搬用外国小说的表现模式，而是多方择取，融化吸收，敢于创新。茅盾赞扬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读〈呐喊〉》）

鲁迅各篇小说的艺术构思，从总体的启蒙主义创作意图出发，根据不同的题材与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来进行，绝不雷同而各呈异彩。有的是以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作为贯穿线索，如《阿Q正传》、《祝福》等；有的是以人物的某个生活事件为贯穿线索，如《明天》、《风波》等；有的则是横切式的描绘两三个生活场面，显示出人物的生活命运，如《孔乙己》、《离婚》等。这些小说的艺术构思，突破了传统的单纯叙述故事的模式，严格按照雕塑人物性格的需要灵活地组织情节，有的甚至不着重于建构完整的情节而把人物经历与事件浓缩在一两个场面之中。然而，不论是对人物命运的纵向表现，还是就人物生活作横切面的描写，往往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感与时代性。与此相联的则是作品结构的多样表现，大多是单线发展，但也有双线并行的，有的作品里双线是明暗两条交叉进行的。鲁迅小说的艺术结构，既有取法于外国小说的，又含有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常规，其主线明晰而不拘一格。小说的结尾，作家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大团圆结局，有着各具异彩的多种表现：或是悲剧的结束，或是留下疑问悬念，或是生发哲理的议论与抒情，或是嘎然而止，似断未断。总之，结尾多富启发性，留给读者沉思的余地。

鲁迅小说的叙事视角，完全突破了古典小说的全知叙事的模式，变为多用特定的观察者的角度来叙述人物事件，既有第一人称